

今年的十一月三十日是王元化先生诞辰九十六周年的日子。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编《第三代学人自选集》请王先生做主编。那套丛书第一次提出代际概念，旨在推举站在当代学术前沿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三代学人的优秀代表，汇集他们的重要学术论文以及思想文化学术随笔。第一辑汇集了文学、历史、哲学、经济、社会学等学科的优秀学者：陈思和、周振鹤、葛剑雄、秦晖、张汝伦、汪丁丁、朱苏力、南帆、雷颐、徐友渔等。当然他们今天都成为了道博而睿智的学术大家。王先生从作者遴选、编写体例到装帧设计都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并且题写了丛书名。

当时上海市给王先生安排衡山宾馆的套房写作和会客。我每次去上海，王先生总是囑人给我订衡山的房间。印象中王先生喜欢硕大洁白的香水百合和龙井茶，我常在街头的花店里买束白百合去看望他，喝杯先生泡的龙井茶，听他谈书稿谈学术谈人生。那杯龙井的鲜绿鲜香，旗枪招展，高华大方，像袁枚在《随园食单》里称道的“中和”、清远之气，我此后再也没有喝到过那样好的。

去年王先生寿辰时候忆起这些，上海人民出版社为松社长给我说，其实王先生最喜欢的不是我送他的鲜花，而是我带给他的。小米。

【心香一瓣】

□祝丽



追忆王元化先生

这些温馨的往事自然是记得的。那些年每逢去上海或者入秋碾出新小米，我都请人去农村找农户自留地不施肥打药的小米，或捎或寄给王先生，一直到先生住进华山医院。还记得有一次小米包得不严密，衡山宾馆帮我提行李的服务生吃惊地问我：里面装的是沙子吗？我后来当笑话告诉了王先生。小米在山东不值什么，不过觉得它最滋养人，是晚辈能表示的最诚恳的心意。王先生和张可先生都极喜欢，还让家里的小保姆分送给他的老朋友。

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像这样，因由工作结识到尊敬的师长和信赖的朋友，学习和分享人生及工作的知识与经验。

现在每年新茶上市，几乎只要是所谓“糙米色”、“炒豆香”、“扁尖形”炒青都被冠以龙井了，还是对好龙井抱有期待，也偶尔能喝到郑重其事推荐的所谓狮峰群体种，总觉得这龙井茶喝来怪怪的，好像“刚火”不尽。偶尔在一家茶庄的广告上读到：“龙井者，真者甘香而冽，啜之淡然，似乎无味，饮过之后，觉有一种太和之气，弥沦于齿颊之间，此无味之味，乃至味也。”不禁莞尔，在如今，可不就属“真者”最为难得？

毕竟喝到过真正的好龙井，也有幸见到过真正的学问大家。

【大众讲坛预告】

传拓技艺欣赏

传拓是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传承的重要主干，有据可考的历史始自唐永徽四年(653年)。12月10日(周六)上午9:30，大众讲坛邀请到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马国庆，讲解传拓技艺的历史。

讲座时间：12月10日(周六)9:30

讲座地点：省图一楼报告厅(二环东路)

联系电话：(0531) 85590666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人生随想】

蝉与禅

□宋慕新

禅是智慧的，是有机趣的。智慧的东西都不会拖拖拉拉，唧唧歪歪。诗人以禅诗为最高境界，画家以禅画为最高境界，连写文章的，也都要追求充满禅机的智慧文字。南北朝刘宋时期的诗人王籍有两句名诗：“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空灵智趣，境界高妙啊。

禅宗传入中国时，面临一个经典翻译的问题，当时把梵文dhyāna(“禅那”)翻译成“禅”，其实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翻译者想到了会飞会唱歌的飞虫“蝉”，是根据蝉的生命特征来赋予“禅”字以中文内涵的，音译的同时更是精巧地赋予了相通的神韵。

读过博物学家法布尔写的关于蝉的系列文章，都知道蝉的幼虫深藏在黑暗的地下，从两三年到十六七年不等，平均也要七八年吧，才能爬上地面，得见天光。飞上枝头后，还没有唱几天，它就匆匆地“见光死”了。用世俗的眼光看，多遗憾啊。

漫长的黑夜，漫长的准备，漫长的等待。用了大半生的时间去追求一个目标，最后，登上舞台，享受鲜花与掌声的时间，却是那么短暂。成功的甜蜜与打拼的苦难相比，显得那么不成比例。如果“一蹴而就”该多好啊，如果“一鸣惊人”该多好啊，如果“一劳永逸”该多好啊，可惜，世间还没有那么好的事情让我们遇到。

要知道，还有很多蝉的幼虫，刚爬出地面就被人捉走油炸了吃掉，有的爬到树上刚要唱歌就被小鸟叨走了。比不幸更加不幸的例子，还多着呢。知足常乐，知道这个道理，在某程度上，就算了然了，了义了。

蝉有很多名字，其中一个最通用的名字是“知了”。有谁想过，蝉为什么也叫“知了”吗？

飞虫叫什么名字，那还不都是人给起的啊。先贤们翻译佛经时使用了“蝉”的形近字“禅”，或许就是认为蝉已经了义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又给蝉起名叫“知了”。中国很多地方都称蝉为“知了”，这是个具有浓厚佛教特色的名词，不知道读者朋友们，你们是否已经“知了”？

人啊，就像林间地头的知了：咬破地皮钻出来，就近爬上一棵树，忍痛脱掉旧壳衣，折腾大半夜终于蜕变成一只蝉，高高兴兴飞到枝头去唱歌。

然而，出头和蜕变的时机却也重要得很。出来早了，落入逮知了的孩子手里，自然难免盐腌渍热油煎煎。出来晚了，未及蜕变就落入黎明觅食的鸟雀喙中。错过好时光的，即便有幸蜕变成功，飞上枝头却已是三秋将过寒霜逼袭，未开唱腔就“噤若寒蝉”，迎风安息了。在北方的深秋里，经常可以见到不少这样的蝉，看其肤色知是刚刚蜕变，但却遭遇一夜寒霜，黎明时已成冷尸，深埋地下数年的歌唱梦想，就这样轻易破灭了。可见，把握时机也是非常重要的，时机就是禅机。

可见，这只大名叫“蝉”小名叫“知了”的飞虫，它的一生是多么有禅意，有禅机，有禅趣啊。

人能活到蝉的份上，不畏死生，不避风霜，淡定从容，顺其自然，也就从“蝉”变成“禅”了！蝉的一生如此，人也不一样吗？

【念念亲情】

为娘做棉被

□朱素荣

一年前，娘还没生病，暑假我去看她，娘正在家中的院子里拆洗棉被。两床被子刚刚拆完，棉絮泡在一个大铁盆里，灰不溜秋，黑黢黢的一大团，少说也有二十年光景了。我忍不住说：“这是哪年哪月的破烂儿？扔了吧！我刚买了两大包棉絮，明天给你带过来用！”说着，我就弯腰去捞那旧棉絮准备扔掉。

娘急忙阻止：“这些棉絮虽说旧了，但洗洗还干净，到时候拿去弓坊加工一下，跟新的差不多，做褥子比新棉絮的好垫。”

娘最终没让我动那旧棉絮。等我第二次回家探望她时，她早已做好了三床棉被，有铺有盖，整整齐齐叠放在了床头。娘还问我：“你天天忙得不着家，把你们盖的被子带过来，我给你们拆洗了做做吧？”娘那

【岁月留痕】

影响我大半生的人

□崔建春

感受到幸福和快乐。有时同事问他家有什么好吃的，他就高兴地说，有好多好吃的，进来喝一杯。真的进家了，却难坏了丈母娘，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家里哪有什么好吃的呀！最常见的一道菜就是炒花生米，这是最好的酒肴了。由于岳母没有工作，岳父也做过手术，全家人就吃他那点工资，每年过年过节，他都要给乡下的哥哥和亲戚寄钱，有时借钱资助老初家的后代上大学。虽然家里很穷，但是只要家里有一口好吃的，岳父都会想着别人。离休后，国家富裕了，岳父的工资才高了。有一次临近春节，一位朋友告诉他过年还没有鱼，岳父赶紧说，我家有，过来拿吧。就这样，岳父把闺女拿来的鱼送走了一大半！在他看来，别人吃了比自己吃了还要高兴！在家里吃饭，岳父也是把好吃的留给孩子。有一次吃排骨炖土豆，他只吃土豆，把排骨都放在一边，气得丈母娘把排骨夹在他碗里，说他：你傻吗？我们心里都明白，老岳父哪是傻呀！他是希望把好吃的留给孩子。

每年年三十，岳父早早地为门卫准备好了吃的喝的，早些年都是他自己去送，后来是小儿子去送，我也送过三个年头。看到门卫从我

们手上接过年夜饭的那一瞬间，那么感动！那么温暖！岳父的心意不就是让这些舍家不能团圆的人能和我们一样高高兴兴地过年吗？

岳父病情加重期间，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多了，就对我们说：有些病通过治疗能好转，有些病即使治疗了也好不了，我的病就是这种，无论你们和大夫怎样尽力，都没有办法，不要再治疗了，少给组织添负担，我也减少痛苦。

岳父住院期间，来看望的除了省和报社的领导外，多数是同事和老朋友。有些老人拄着拐杖，也有从外地赶来的，他们的手上大多提着高级补品。一个从一九九二年就离休的老人，在职的时候不以权谋私，离休后更不可能为家人和别人谋取什么利益，然而，他人走茶冷仍然是热的！这更映衬了岳父的平凡与伟大。

按照岳父的遗愿，我们没有收摆一个花圈，没有收一份份子钱！然而，遗体告别的那天，我们却无法阻挡前来吊唁的人们！他们与岳父之间的真挚友情和感情，感染着每个人！

岳父离开我们八年了，虽然他没有留下多少物质财富，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早在1978年十月，我走进山师第二个月，我和未来的岳父初日焕相识了。从此，老人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深深根植于我的内心！

岳父的一生并没有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辈子克己奉公，鞠躬尽瘁，无愧为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待人处事的公正、清廉、真诚、朴实，乐于助人的高尚风格，在我的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岳父视金钱如粪土，孩子们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谈金钱攀比。记得有一次，时任派出所所长的儿子喝完酒回家炫耀吃得如何如何时，他大动肝火，吓得儿子不得不低头认错。老人是担心儿子走上一条执法不公、徇私枉法的不归之路啊！

岳父自己一生清廉，两袖清风，对子女家属同样严格要求。就在老岳父重病的时候，老岳母着急上火，血压升高，为了方便照顾老人，我们只好安排他们住进同一家医院。岳父知道后对我们说，这么做影响不好，她不能和我一样享受公费医疗，她的药费要单独结算，要向组织说清楚。

岳父生前，每到周末我们都要回家看望老人，在楼梯里就经常听到他的欢声笑语，碰见他的人都会